



# 文化是人的工具\*

## ——兼论文化的起因与功能

韩东屏

**摘要:**人与文化的关系,可以用“文化是人的工具”来概括。从本质上说,文化是人类创造力的果实。从文化的起因看,人之所以要创造丰富多彩的文化之物,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人的需求多种多样,因而文化之物也多种多样。既然文化的诞生源于人类为满足自身需求的创造性活动,那么满足人的需求就成为文化的基本功能。由于人要满足自己的某种需求,就会将其作为自己开展活动的目的,而如何实现这个目的也会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所以文化既是人实现目的的工具,也是解决问题的工具。与之相左的理论观点如文化自为论和文化本位论存在理论缺陷,二者颠倒了人与文化的真实关系,不同程度地遮蔽了人的主体性,在实践中可能导向文化保守主义,因而是错误且有害的。

**关键词:**文化;工具;文化起因;文化功能;文化自为论;文化本位论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6)01-0054-07

在文化研究中,文化与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决定我们该如何对待文化。已有的文化理论,如文化自为论与文化本位论,深刻揭示了文化系统的独立性及其对人的反作用力,但有时却因此弱化了人作为文化创造者的主体地位。与之不同,本文提出“文化是人的工具”这一观点,一方面从文化的起因与功能层面论证工具性是文化更为根本的属性,另一方面通过对相左理论的否定进一步确证这一观点。

### 一、文化的起因

众所周知,文化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为的产物。笔者曾将文化定义为人类创造力的果实,这个定义既是揭示了文化特质(创造)的

本质性定义,也是揭示了文化形成时间(有创造力果实之日)的发生学定义<sup>[1]</sup>,因而应该是能经得起严格推敲的文化定义。这个定义将文化限定在人类创造力的范围内,这意味着只有人用创造力产出的东西,才是文化之物。

人类创造的文化之物不可胜数,种类繁多,丰富多彩。人类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创造文化之物,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动机,就是满足自己的生存发展需求。人作为有生命的存在者,和其他有生命的存在者一样,必须通过不断摄取外物来维系自己的生命。二者的最大不同在于,其他有生命的存在者所摄取的外物都是自然之物,而人类所摄取的外物除了自然之物,还有由自己创造的人为之物。也正因为如此,人在生存之外还有发展,其他有生命的存在者仅有生存而没有发展。这就说明,人的需求就是文化

收稿日期:2025-10-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推进文明乡风建设的时代使命和实施路径研究”(24ZDA073)。

作者简介:韩东屏,男,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 430074),主要从事伦理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和社会历史哲学研究。

的起因。反过来说,如果人像石头一样没有任何需求,也就不需要创造任何文化之物,甚至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因为没有任何需求,也就不会产生做事的动机,更不会形成做事的目的。大概正是考虑到这些情况,马克思当年才会这样说:“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都不能做。”<sup>[2]</sup>

需求是文化的起因,也可以从人类的创造物即文化之物方面得到直接的经验性确证。笔者在《如何把握外延庞杂的文化》中曾把文化分为四大类别,即器物文化、符号文化、组织文化和混合文化<sup>[3]</sup>。从器物文化常见的食物与用具两大类看,饭菜、酒水、零食等食物,都是用来满足人的吃喝需求的;从人类最初的石斧、弓箭、茅屋到当代的电脑、网络、智能机器人、外星探测器、空间站等用具,都是用来满足人做事的需求的。人所做之事可概括为三类:生活之事、工作之事和战争之事,因而用具也有生活用具、工作用具和战争用具之分。生活用具用来满足人的吃、喝、穿、用、住、行、娱等日常生活需求,工作用具用来满足人从事某种工作或某项劳动的需求,战争用具用来满足人保卫自己和征服对手的需求。从符号文化的常见形态看,语言是用来满足人传达信息和交流情感的需求的,技术是用来满足人做成超本能之事的需求的,规则是用来满足人开展交往活动的需求的,文艺是用来满足人倾诉心曲的需求的,宗教是用来满足人渴望永生并获得永恒幸福的需求的,常识是用来满足人顺利开展日常生活的需求的,科学是用来满足人对经验对象之道理的求知欲的,哲学是用来满足人对超验对象之道理的求知欲的<sup>[4]</sup>。从组织文化看,社会或国家属于宏观组织,主要用于满足人们相互合作、共同生存发展的需求。社会组织属于具有多种形态的微观组织,分别用来满足人的不同需求。例如,政府用公共管理来满足人们对有序社会的需求,学校用教育来满足人们获取系统知识和专门技能的需求,医院用医疗来满足人们消除疾病的需求,社团用共同活动来满足人们对某种兴趣或偏好的需求。至于那些看似与人的需求相悖的人类创造物,也是为了满足人的需

求。例如,禁忌、巫术、迷信之类,在早期社会,满足了能力低下的原始人幻想增强自身能力,以应对神秘莫测、威力无比的大自然的需求。

对于“文化起因于人的需求”这个观点,以往学界也有相近见解。英国学者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是“为满足人类需要而存在”<sup>[5]</sup>的。不少学者在谈到文化的起因时,也喜欢用“需要”这个概念。但笔者认为,仅凭“需要”,人类无法创造文化。笔者所说“文化起因于人的需求”中的“需求”与“需要”概念不同,也区别于经济意义上的需求。这里的“需求”概念是一个组合词,是“需要”和“想要”的合称。

“需要”作为名词时通常被解释为有机体感到某种缺乏而力求获得满足的心理倾向<sup>[6]</sup>,作为动词时则是指有机体要得到能满足这种缺乏的东西,后来也用于非有机体的存在者。“需要”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需要”概念,可去掉主词限定,略改表述地定义为:摄外物以补匮乏之趋向;狭义的“需要”概念,则仍保留主词限定,可略改表述地定义为:生命体摄外物以补匮乏之趋向。据此可知,人的需要自然属于狭义“需要”的所指,即人摄取外物以补匮乏的趋向。之所以要更改原有“需要”概念定义的表述,是因为广义的“需要”概念所包含的非有机体的存在者没有心理倾向,狭义的“需要”概念特指的有机体中的植物也没有心理倾向。而在狭义的“需要”定义中,之所以用“生命体”替代“有机体”,是因为“有机体”就是指有生命的个体而说,“生命体有需要”更容易得到理解;之所以用“趋向”替代“倾向”,是考虑到它更适配前面的“欲摄取”。

与“需要”中的“要”是因匮乏而生不同,“想要”中的“要”是想象出来的,与匮乏并无必然联系,因而“想要”和“需要”所指不同,存在明显差异:“需要”属于先天的生理本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危及人的生命;“想要”则是后天想出来的欲望,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使得不到满足也不会危及人的生命,它对人的生存发展起锦上添花的作用。“想要”和“需要”在与文化的关联方面也存在重大差异:首先,出于先天生理本能的“需要”,不可能指向世上还没有的东西,只能以世上的已有之物为

摄取对象,靠已有之物来获得满足;“想要”则是基于后天想象力,这种后天欲望是人类进行文化创造的直接动机。正如世上本无飞机,是因为人“想要”飞上天,才发明了飞机。“想要”的关键是想象,因而马克思认为想象力是“十分强烈地促进人类发展的伟大天赋”<sup>[7]</sup>的说法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论断。其次,先天的“需要”的种类是固定不变的,在每代人那里都一样;后天的“想要”的种类则是在不断增加的,并且永无止境。也就是说,在每代人那里都有新增的“想要”,这使得各代人的“想要”在种类、数量上都不一样。

虽然“需要”不是人进行创造的直接动机,但它却是“想要”不可或缺的基础,是人进行创造的间接动因。正因“想要”的出现离不开“需要”,所以这里将“需求”作为人类创造文化的动因。需要指出的是,人类最初的“想要”或许直接源于基本的生存“需要”,但其出现之后就逐渐产生了独立性,尤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想要”的东西与实际的“需要”越来越远,有些甚至与“需要”的满足并无关系。随着文化之物的积累,人所处的文化环境也会激发或催生出新的“想要”。人的“想要”总是在不断地增加,这就使得人的需求成为一个开放的序列,内涵日益丰富,种类越来越多。正因如此,被“想要”创造出来的文化之物的品种也越来越多,丰富多彩。

## 二、文化的功能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人创造文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人的需求多种多样,于是人创造的文化之物也多种多样。从这个已经得到论证的结论出发,我们进而可以得出一个总体判断:满足人的需求就是文化的功能,文化就是满足人需求的工具,简言之,文化是人的工具。这个总体判断所用的“工具”概念,不是仅指物质性的实体工具,而是一种广义用法,指称所有能够满足人的需求的人类创造物,其中既包括有形的实体创造物,也包括无形的非实体性创造物。广义的“工具”与“手段”的概念比较接近,差异在于:“手段”相对的是目的,“工具”相对的则是使用者或人;“工具”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大

于“手段”的概念,并能涵括“手段”。

所谓“文化的功能”,就是指文化能起到的作用,即满足人的需求。虽然不同具象的文化之物满足的是人的不同需求,呈现的具体作用千差万别,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能够满足人的需求。因此,就每种文化之物而言,它们在功能上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一方面,它们都有满足人的需求这种普遍功能;另一方面,它们各自也有满足人的某种特定需求的、互不相同的特殊功能,并且这种普遍功能是通过特殊功能呈现的。若从工具的意义上说,就是每种文化之物都是既有普遍性功能也有特殊性功能的工具。

文化之物作为人的工具,其满足人的需求的功能也会以其他形式体现。具体说来,人在试图满足自己的某个需求时,总是先要把它变成一个问题提出来,而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就是对这个需求的满足。比如,我饿了,需要吃东西,随之就会出现一个“吃什么东西”的问题;又如,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那么,“我如何才能成为科学家”就成为一个有待解决此“想要”的问题;再如,我想在水上行走,那么,“我如何才能在水上行走”就成为一个有待解决此“想要”的问题。当我解决了上述随着满足需求而出现的问题之后,我就可以用某种食物解决吃的需要,用某些措施实现当科学家的“想要”,用某种方法实现水上行走的“想要”。而解决问题的具体方式有两个,一是利用既有的文化之物来解决,二是创造新的文化之物来解决。例如,用吃饺子解决吃的问题,模仿前人成为科学家的道路去实现自己的科学家之梦之类,都属于用既有文化之物解决问题。但要解决“水上行走”之类的问题,并无现成的文化之物可用,只有通过创造水上行走器之类的新文化之物来解决问题。因而,在诸如此类的过程中,文化既是满足我们需求的工具,也是我们解决各种问题的工具,还是我们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

在确定了文化是由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工具,其功能是满足人的需求的前提下,人与文化的关系就只能是主体与客体、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人作为创造文化、使用文化的主体,文化作为被人创造、被人使用的客体,意味着文化由人

主导,任何一种文化之物的出现、变化均要由人决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作为文化产生的目的,文化作为服务于人的手段,意味着文化在价值上派生于人的价值,其好坏优劣及取舍均要由人根据自己其时的具体需求来做出评判。人与文化的上述关系也可以形象地称为“主人与仆人”的关系,这意味着文化由人支配而不能支配人,任何一种文化之物在何时使用和怎么使用都要听命于人。这就是说,在人与文化的关系上,人对文化具有不容置疑的主导权、支配权和取舍权,文化则是受动于人、服务于人的“仆人”或工具。

文化所服务的人不仅指个人,也指其他形态的人。人有个人、自然群体、非全员组织、全员组织和人类多种形态,其中,个人、自然群体和人类是人最初的3种形态。后来,随着人创造性地将自然群体改造成社会即全员组织,继而又陆续在社会中创建出各种社会组织,即由部分人组成的非全员组织,这就使得人的形态从小到大定格为4种,即个人、社会组织、社会和人类。这时,文化既是满足个人需求、解决个人问题、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也是满足社会组织、社会和人类之需求,解决社会组织、社会和人类之问题,实现社会组织、社会和人类之目的的工具。换言之,无论哪种形态的人的需求、问题、目的,都要以文化为工具来满足和解决。

不过,这4种形态的人之间存在不可忽视的质差,这就是个人和人类是人的原初形态,社会和社会组织则是人的派生形态,是由个人用社会制度或社会组织制度创造出来的新形态的人。因而,社会和社会组织作为使用文化的主体和主人,也是派生于个人的派生主体和派生主人。个人才是文化的元主体、元主人,人类则是这些元主体和元主人的天然集合。

这里还需要明确一个问题:如果文化的功能就是满足人的需求,是否意味着文化只有这一种功能?答案是肯定的。但学界的已有回答都不是这样,不仅不同学者列出的文化功能不止一种,而且都没有用“满足人的需求”表述文化的功能,最接近的是用“满足人的需要”之类的表述。在以往的文化研究中,有关文化功能的著述远远少于有关文化的其他议题(文化的

性质、形态、变迁之类)的著述。国外学界似乎只有文化人类学的功能学派对文化功能有简单论述,但在提出文化的功能是满足个人或社会的需要之后,再无更多论述。国内学界论及文化功能的著述稍多,形成了几个不同的观点。陈华文认为文化有5种功能:满足需要的功能、认知的功能、规范的功能、凝聚的功能、调控的功能<sup>[8]80-89</sup>;肖前、陈朗认为文化有4种功能:信息功能、规范调节功能、社会发展功能、人的社会化功能<sup>[9]</sup>;陈立旭认为文化有3种功能: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和超越性功能<sup>[10]</sup>;夏日云也认为文化有3种功能:提供社会需要、培育人的素质和评价社会活动<sup>[11]</sup>;郭齐勇认为文化有两种功能:“人本创造性功能与负熵功能”<sup>[12]</sup>。

笔者认为,以上学者列出的17种文化功能中,“满足需要的功能”是可以确认的文化功能,但其表述应改为“满足需求的功能”;其余的16种文化功能是有待确认的。由于“规范功能”“规范调节功能”和“调控的功能”这3个概念的意思基本相同,都是对人行为的规范和调整,可统称为“规范功能”;“培养人的素质”和“人的社会化”这两种说法都是指文化对人的培养,可统称为“培养人的功能”。因此,最终有待确认的文化功能是13种。进而言之,其中有10种并不是每个文化之物都具有的功能,而是某类或某些文化之物才有的功能,所以它们都算不上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的功能”,而只是特定文化的功能即“xx文化的功能”。这也可以从观点提出者各自的解释看出,具体论述如下:(1)“规范功能”指文化是人们活动各个方面的要求和规范的体系<sup>[9]</sup>,这意味着它只能是组织和规则才有的功能。(2)“凝聚功能”是指“特定的文化对特定的人群所具有的聚合、凝结作用”<sup>[8]83</sup>,而“特定的文化”就是“相同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以及相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sup>[8]83</sup>,这只是某些符号文化才有的功能。并非任何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都有凝聚功能,比如自我中心或极端利己主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就没有凝聚功能。(3)“认知功能”是指文化能够“增强人类见识、提高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sup>[8]83</sup>,但这其实只是科学知识、哲学知识、常识和成见所具有的功能<sup>[8]83</sup>。(4)“信息功能”是指文化实

施着社会经验的传递<sup>[9]</sup>,这意味着它不是包含自然信息在内的任何信息的传递,这一功能只是属于记载有社会经验的符号文化才有的功能。(5)“培养人的功能”既然是指用文化培养人,那就最多只与组织和知识这两类文化之物相关,基本形式是组织向其成员传递、灌输知识。但实际情况是,除了组织,个人如父母、教师等也能培养人,但他们都不是文化之物。(6)“评价社会活动”这一功能是指人们以规则为公认标准,对群体活动加以赞许或批评<sup>[11]</sup>,而这仅是规则这种符号文化才有的功能。(7)“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是指文化服务于经济和政治的功能<sup>[10]</sup>,但这些显然不是任何文化之物都有的功能,只有那些能影响和改变经济活动或政治活动的文化之物,如经济/政治组织、经济/政治制度、经济/政治道德、经济/政治风俗、经济/政治技术、经济/政治知识、经济/政治用具之类,才具有这样的功能。(8)“超越性功能”是指超出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之外的功能,即培养塑造全面发展的人,为整个社会创造意义的世界<sup>[10]</sup>,这意味着服务于经济或政治的文化之物不具有文化的超越性功能,具有超越性功能的文化之物也不是服务于经济或政治的文化之物。具有超越性的文化之物只能是价值理论和价值观念,尤其是那种将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社会终极价值的理念。(9)“社会发展功能”指文化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中介形式,这一中介形式的变更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sup>[10]</sup>。但实际上,只有那些能用于改造自然的器物、技术和知识之类的文化之物,才算得上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中介形式;只有那些能用于维系、调控人际关系的规则和组织,才算得上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中介形式。

剩下的3种所谓“文化功能”,则根本不能称为文化的功能,这仍可以从观点提出者自己的解释中得到论证。具体分析如下:(1)“提供社会需要”作为文化的功能,是指让人产生了非自然的需要<sup>[11]</sup>,但非自然的需要就是“想要”,它是文化之物产生的原因,而不是文化之物产生的结果。(2)“人本创造性功能”不是指文化具有创造性,而是指文化创造了人与人类社会<sup>[12]</sup>。但文化作为人类创造力的果实,本身并不具有任

何创造性。(3)“负熵功能”是指文化系统所具有的从无序到有序的自组织、自调节能力<sup>[12]</sup>,但是文化在总体上并不是有自组织、自调节能力的有机系统,只是文化之物在人的观念中的集合,对文化之物的创造、更新、调整、淘汰、分类、排序之类,都是人的行为。

由此可知,在满足人的需求的文化功能之外的10多种“文化功能”,都不是文化的共有功能。至于以后还能不能再发现某种能够体现文化之物共有的功能,可能性也甚小。大道至简,犹如内涵愈丰富、外延愈庞大的范畴的本质就愈加抽象、简单一样,其功能也会非常抽象、简单,而文化正是一种这样的范畴。因此,文化的功能就是满足人的需求。

### 三、对文化自为论和文化本位论的反驳

将文化视为由人创造的用于满足自己需求的工具,在本质上属于“文化工具论”的观点。若要充分确证这个观点,除了以上的正面论证之外,还需要在反面否认那些与之相左的理论观点,否则论证就不算彻底。与文化工具论相左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两种产生广泛影响的观点,即文化自为论和文化本位论。

文化自为论的特点是把文化看成在人之外可以自己独立运行的自组织性系统,斯宾格勒的文化有机体理论就属于这种观点。他不仅把文化看成活生生的有机体,具有青春、生长、成长、衰老的周期性特征<sup>[13]39</sup>,而且将其视为像人一样的主体性存在者:“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激情,自己的生命,意志和情感,乃至自己的死亡。”<sup>[13]20</sup>怀特的文化理论也属此类,他提出“为了科学地解释人类行为和目的,我们感觉到把文化当作一个自发独立过程的必要性,认识到文化系统只能用文化学的原理和法则来解释”<sup>[14]133</sup>。据此,他认为,“文化是一条由工具、器皿、风格、信仰等要素组成的宽阔河流。在这一文化巨河中,各文化要素间自始至终存在着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在各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有些要素发生了变化,有些要素发生了变更,有一些要素则结合在一起,构

成了新的综合、新的要素。陈腐落后的东西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被淘汰,新的要素则不断补充进来。如此,文化就有了变化,有了发展”<sup>[14]325-326</sup>。他还特地指出,发明、发现实际上并非真正由人发明、发现的,它们仅仅是“在文化巨河中相互作用的各文化要素的一种新的结合或综合”<sup>[14]326</sup>。

文化本位论的特点是把文化看得比人更根本、更重要。这种观点经常强调两点:一是文化决定人的本质,即“文化是人的本质”或“人的本质在于文化”之类,这就意味着有不同文化的人必然有不同的本质。二是文化也能决定人的族籍。在文化本位论看来,不同的民族是由不同的文化造成的,一个民族如果失去或改变了其原有的文化,将不再是原来的民族。换言之,民族或族籍并不是被血统区分的,而是被文化区分的。因此,一个民族及其成员如果想保持自己的族籍,就必须守住自己的文化。这种情况在我国古代也有表现,陈寅恪指出:“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南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sup>[15]</sup>直到现在,我们仍能听到类似的或更为激进的说法。

笔者认为,文化自为论和文化本位论的理论观点是错误的。文化自为论的缺陷在于,它不能否认没有人就没有文化的客观事实,也不能否认动物世界没有文化的客观事实;既然如此,它就只能承认文化是人创造出来的。但由人创造出来的文化怎能不受人的控制而自在自为?由人创造的文化之物,如工具、器皿、风格、信仰等要素,又怎么可能是一个自组织的活生生的可以自我运动的有机系统?如果没有人的使用,锤子、剪刀、房子、文字、数字、哲学、科学、文学、艺术、规则等文化之物哪一个能够自我运动?事实上,所有的文化之物在无人使用时,都是静止不动的,彼此之间也不具有动态关联。它们完全处于离散状态,根本不是什么有机系统,充其量在人的思维中是一个可以被做层层递进分类的概念体系。

文化本位论在以下三个关键问题上存在根本缺陷:第一,文化并不是比人更根本的存在,也不构成人的本质。人与文化的真实关系是:人并非因为拥有文化才能创造,而是因为人能

创造而有文化。这种关系说明,人的本质不应被归结为创造性活动产生的外在成果,而应归结为创造性能力本身——这是一种内在于人的属性。任何存在者的本质都不可能在其自身之外。“人的文化素质”的说法并不是指器物文化、符号文化和组织文化进入人的体内,成为人体组织的一部分,而仅表示人通过学习文化而拥有一些使用文化的能力。第二,从人与文化的关系出发,并不能推导出文化决定族籍的观点。因为人的本质是决定人之为人的所在,而不是决定人是哪个民族或族籍的所在。第三,尽管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特征,但不能由此推导出民族或族籍是由民族的特有文化决定的,每个民族必须保持原有的文化才能维系自己的族籍的结论。历史事实表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会发生变化,尤其是那些历史悠久的民族,其现有文化与初始文化相比,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些民族仍然保持着各自的原有族籍。

从实践上看,文化自为论和文化本位论的观点不仅错误,而且无益甚至有害。如果采信文化自为论,就意味着人们只能被动地接受文化的影响,被文化决定,听凭文化的自生自灭,而不能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调控文化、改造文化和发展文化。如果采信文化本位论,就意味着一个民族及其成员必须全部保留和使用本民族的文化,不能吸收任何其他民族的文化,即便是本族文化中落后的东西也不能放弃,外族文化中先进的东西也不能汲取。无论采信哪种观点,都会导致本民族或本国文化的僵化或停滞不前。与文化自为论和文化本质论相比,文化工具论不仅符合人与文化关系的客观事实,而且能够把文化的变化发展控制在人的手中,使人总能有更好的文化工具可以利用。

## 结 语

人类创造文化的根本动因是满足自己的需求,没有任何一个文化之物的出现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包括“需要”和“想要”,前者是先天的本能性欲望,后者是后天的人为性欲望。每一个文化之物作为人类创造力

的果实,都是通过“想要”创造出来的,但如果没有生而有之的需要,人也不会去“想要”。

既然每一个文化之物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才被创造出来的,那么,文化就是满足人需求的工具,文化的功能就是满足人的需求,这是文化的唯一功能。其他被论及的所谓“文化的功能”,要么只是特定文化的特殊功能,要么不是任何文化的功能。人要满足自己的某种需求,就会把它作为自己开展活动的目的,而如何实现这个目的会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所以文化既是人实现目的的工具,也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总之,“文化是人的工具”这一命题意味着:在人与文化的关系上,人是主体,文化是客体;人是“主人”,文化是“仆人”;人是目的,文化是手段。与这一理论观点相反的文化自为论和文化本位论,颠倒了人与文化的真实关系,都是错误且有害的观点,应对其加以抵制。

#### 参考文献

- [1]韩东屏.文化究竟是什么[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50-6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42.  
[3]韩东屏.如何把握外延庞杂的文化[J].山西师大学

- 报(社会科学版),2019(6):48-54.  
[4]韩东屏.文化工具论论纲[J].河北学刊,2008(5):162-167.  
[5]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90.  
[6]林秉贤.社会心理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151.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4-5.  
[8]陈华文.文化学概论新编[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80-89.  
[9]肖前,陈朗.论文化的结构和功能[J].天津社会科学,1992(5):45-53.  
[10]陈立旭.论文化的超越性功能[J].中国社会科学,2000(2):14-23.  
[11]夏日云.论文化的结构与功能[J].山东电大学报,1998(1):22-24.  
[12]郭齐勇.文化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176.  
[13]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齐世荣,田荣,林传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14]怀特.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M].曹锦清,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15]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陈寅恪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200.

## Culture as a Human Tool: With an Analysis of Its Origin and Function

Han Dongping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culture can be summarized as “culture is a human tool”. In essence, culture is the fruit of human creativity. From its origin, humans created diverse cultural artifacts to satisfy their own needs. Since human needs are varied, cultural artifacts are correspondingly diverse. Given that the emergence of culture stems from creative activities undertaken by humans to meet their own needs, satisfying human needs thus becomes the fundamental function of culture. As humans seek to satisfy a particular need, they set it as the goal of their activities, and the method becomes the problem. Therefore, culture also functions as a tool for achieving human objectives and solving problems. Conflicting theoretical viewpoints, such as the theory of culture as an autonomous entity or cultural centralism, have some flaws. They invert the tru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culture, obscure human subjectivity to varying degrees, and may lead to cultural conservatism in practice. Thus, they are erroneous and harmful.

**Key words:** culture; tool; origin of culture; function of culture; culture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culture centrism

[责任编辑/漱玉]